



床前
明月光

为亲爱的妈妈送行

敬一丹
——
著

床前
明月光
为亲爱的妈妈送行

敬一丹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床前明月光：为亲爱的妈妈送行 / 敬一丹著. — 武汉：长江文艺出版社，2020.4

ISBN 978-7-5702-1245-3

I. ①床… II. ①敬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20)第035149号

床前明月光：为亲爱的妈妈送行

敬一丹 著

选题产品策划生产机构 |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总策划 | 金丽红 黎波

责任编辑 | 王赛男

装帧设计 | 郭 璐

媒体运营 | 刘 冲 刘 峰 洪振宇

法律顾问 | 梁 飞

内文制作 | 张景莹

责任印制 | 张志杰 王会利

封面题字 | 任 平

封面插画 | 乔一桐

新媒体平台运维 | 田 彤 高 梦

版权代理 | 何 红

总发行 |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电 话 | 010-58678881

传 真 | 010-58677316

地 址 |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6号时尚国际大厦A座1905室 邮 编 | 100028

出 版 |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|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B座9-11楼 邮 编 | 430070

印 刷 | 天津盛辉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| 880毫米 × 1230毫米 1/32

印 张 | 7.25

版 次 | 2020年4月第1版

印 次 | 2020年4月第1次印刷

字 数 | 106千字

定 价 | 56.00元

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010-58678881)

(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选题产品策划生产机构联系调换)

这一天 / 001

- 64年前的这一天，给了我生命的人，
在64年后的这一天，告别了生命。这一天，从此不同。

告诉？还是不告诉？ / 007

- 告诉，还是不告诉，困扰着很多人。
我们很自然地顺应着强大的习惯，运用着善意的谎言。

妈妈的生死观 / 016

- 妈妈正视一个现实：人在老去，终究会走到终点。
与生命告别，要有从容的准备。

“不是还没死吗？” / 024

- 孩子们在有病有灾的时候有了一种态度——
没死，就好好地，该干啥干啥，别那么娇气。

放疗日记 / 033

- 这里记录了我们认识癌症的过程。从谈之色变到与癌共处，
一步一步，一笑一笑，试探着，往前走。

“你们自己不要成为病人” / 045

- 自己不成为病人，才能更好地照顾病人。有了主动调节的意识，
就能够尽量平和地面对妈妈，甚至用笑脸面对妈妈。

陪伴，也是药 / 055

- 无药可治的时候，我们陪伴在她身边，
这就是一种特殊的药。

妈妈的海滩 / 067

- 她在，那片海滩就干干净净，
妈妈也成了那海滩上的风景。

变老的时候 / 079

- 妈妈不在了，我站在了夕阳里。在这儿，我一眼就看到了夜，看到月光，看到生命的终点。

妈妈的另一半 / 108

- 妈妈不知道，她的老伴就在身边；
爸爸也不知道，这是 69 年相伴后的诀别。

献给父母的书 / 133

- 这本书一直在妈妈的病房里，
它连着妈妈的从前，伴着妈妈最后的日子。

无声的小纸条 / 151

- 小纸条越积越多，从最简单的问话，到聊天，谈心，
这成了我们和妈妈交流的主要方式。

暖，如同家人 / 164

- 妈妈端杯祝酒时，必定感谢刚子、淑荣对他们的照顾，
还一再嘱咐我们，他们替你们当儿女的付出了辛苦，要感恩！

管子 管子 管子 / 172

- 护士们拆去了妈妈身上的一根又一根管子，
再也没有缠绕，再也没有纠结，再也没有痛苦。

告别时刻 / 183

- 我流着泪拥抱妈妈，贴着她的湿冷的脸颊，
能感受她抱我的微弱的力量。

生命课 / 196

- 婆婆随妈妈来到松花江边，那里有水、有花、有草、有树。
她们就悄悄地把带着暖意的hello kitty埋在了这样的地方。

没有妈妈了 / 208

- 没有妈妈了？
妈妈在
在字里行间。

后记 失亲之后 / 224

这一天

64年前的这一天，给了我生命的人，在
64年后的这一天，告别了生命。

这一天，从此不同。

妈妈走了，在她90岁这一年，在我64岁生日这一天。

2019年4月27日，这一天到来时，我在三亚哈医大鸿森医院，妈妈就昏睡在身旁的床上，我还不知道，妈妈能不能醒来。

她陷入昏迷状态好几天了。肺癌折磨了她一年半，有过种种痛苦，有过种种挣扎，有过两次病危通知。而此刻，呼吸深大、腹水、衰竭……让我愈发不安。以往，这么长时间的昏迷还没有过，医生说，没有多少时间了。

凌晨，我期待妈妈醒来，哪怕短暂的清醒。

我握她的手，妈妈偶尔会轻轻地回握，这是清醒的？还是无意识的？

早晨，生日面，无声地摆在我面前。

姐弟一直都在病房里，我们彼此都没有提我生日的事。没想到，小弟悄悄地用电磁炉精心地煮了一碗面，荷包蛋在绿绿的菜叶间，面汤冒着热气。

我的泪，滴在面碗里。

妈妈依然没有醒来。“儿生日，娘苦日”，这话说的不仅是当年，也是说的今天啊！在女儿的生日里，妈妈正受着怎样的苦！

妈妈昏迷着，昏迷着。

太阳升起，我想和妈妈说话，而妈妈紧闭着眼睛，呼吸声音粗重。我看着妈妈，在微信里写下：“妈，爱你，64年前，你给了我生命，今天，我和妈妈在一起，每一次心跳，每一次呼吸……”

我知道，妈妈多日不动枕边的手机了，她已经不能看

我的留言，但，以往每个生日我都会和妈妈交谈，有时是面对面，有时是写信。今天，我想对妈妈说的话，却无处可说！这些话留在哪儿呢？天地之间，哪里能被妈妈感知？就随着微信留在云里吧！

这一天，分分秒秒，都是揪心的。连接在妈妈身上的一根根管子输入、输出着液体，支撑着生命，衰竭的症状愈加严重，能不能熬过去？妈妈曾过了好几关，这一关，是最后一关？

上午，李慧灵医生来了。她是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（三亚 301）的主治医生，妈妈在 301 医院住院期间和出院后，她一直关注着妈妈的病情。她带来便携式气管镜，在床边为妈妈吸痰。吸痰器安装的过程中，医护人员忙碌起来，病房的气氛紧张起来。当床头的显示屏上出现了妈妈气管内部的图像时，我的心疼起来了，不忍看，但还是想看，我想知道：

那可能致命的痰在哪里？

癌变形成的瘰，能看到吗？

是哪个部位引起妈妈剧痛的？

这次吸痰之后，能维持一段时间吧？

妈妈依然昏迷不醒，吸痰时没有抗拒和挣扎，也许她已经没了力气。吸痰之后，看起来，妈妈呼吸轻松了些，但更严重的状况是：无尿无引流。李慧灵致电肾科专家，对方说：“没救了。”

李慧灵主任和鸿森医院的高滨主任、何晓枫主任低声交谈，美玲护士和伙伴们进进出出。

各种生命指标在监视器上显示着，医生用冷静的声音告诉我们：还有 24 小时到 48 小时，今晚比较危险。

倒计时！

下午，我们接来了爸爸。阿尔兹海默症虽然让爸爸忘掉许多事情，但对妈妈，爱恋依然。他走进病房，轻轻握着妈妈的手。我们不忍心告诉爸爸，这是最后的见面。妈妈没有睁眼，爸爸有些茫然，我们说：妈妈睡了。妈妈穿着淡紫色的睡衣，一直“睡着”，她不知道，爸爸也不知道，这是他们的永别。

太阳落了。

天黑了。

妈妈的呼吸越发困难，她的肩头剧烈抖动，一呼一吸，都竭尽全力，一分一秒，都揪着我们的心。

夜色里，妈妈的气息越来越弱，呼吸的指标几度呈零，又几度升上来，妈妈顽强的生命力震撼着我。

在病房，王欣医生说：“人临终时，听力是最后丧失的，有什么话，你们就和老妈说。”随后，李主任示意医生护士走出病房：“让家人在一起。”

真的是最后时刻了？

妈……

我想说，却说不出。

时间一秒一秒过去，终于，我伏在妈妈耳边，说：

“妈，今天是我的生日。”

妈妈没有回应。我又哽咽了……

“妈，你给我的生命，我会更珍惜，妈！”

不知道妈妈听到没有，她昏迷着。

21:04，妈妈走了。

64年前的这一天，给了我生命的人，在64年后的这一天，告别了生命。

4.27，这个日子，是怎样的安排？

是巧合？是隐喻？在妈妈的生命里，在我的生命里，这个日子，意味着什么？

这一天，从此不同，以后每年的4.27，我都面对一个问号，一个谜。

告诉？还是不告诉？

告诉，还是不告诉，困扰着我，困扰着很多人，困扰了很多年。祖祖辈辈都是这样，我们很自然地顺应着强大的习惯，运用着善意的谎言。

2018年4月的三亚。

椰树的影子映在游泳池里，妈妈在游泳。88周岁的老太太了，仍然像年轻时一样喜欢游泳，我想起妈妈在松花江游泳的样子，在北戴河游泳的样子。

她不紧不慢，动作舒缓，头露在水面。

我有点儿担心，游到她身边。

妈妈一如既往不需照顾的样子，挥手说：“我没事儿，我现在都注意了，你看，我靠边游，要是没力气了，马上就能扶着。”



安静的泳池边，只有我俩



妈妈游得不紧不慢，动作舒缓，头露在水面

她看着池水：“过去我能游十圈八圈，现在就能游一圈两圈。”

安静的池边，只有我俩。

妈妈目光直视着我，平静地问：“我是不是喉癌？”

我知道，我们之间会有这样的对话，迟早会有。

半年前，2017年10月10日，妈妈在哈尔滨医大二院体检，CT片子上出现了问题。小弟告诉我这个消息，我第一次听到“纵膈”这个生词，第一次知道在气管和食管之间有这样一个存在，第一次理解医生说的“占位”，就是老百姓说的“长了不好的东西”。

这个坏消息，我们没有告诉妈妈。

最初的日子，我们姐弟常常这样想：

反正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，也许没事呢！

老妈不知道，没有精神负担，也许更好吧！

顺其自然吧！

进一步的检查还做不做呢？总得弄清敌情，才有更明确的诊断吧？

就这样观察着，犹豫着，我们心里藏着秘密，装作轻松地过了2018年的新年，过了春节。

症状出现了。

妈妈经常发烧，反反复复，体重渐减，体力明显下降。过去，她每天去海边，后来，她已经不能走到海边，开车带她去，在海边坐一会儿，就很吃力了。

妈妈吃饭时，经常会呛到。吃第一口饭时，她自己和我们都很紧张，如果呛到了，这一顿饭就不能吃了。如果侥幸过了第一关，再试探着吃第二口，第三口，这顿饭才可能顺利吃下去。

饭桌上，小心翼翼，笼罩着阴云。

我们瞒着妈妈做一些检查，验血做基因检测、PET-CT请专家会诊。我们私下里紧锣密鼓，面对妈妈轻描淡写，我们跟妈妈谎称，这些检查是为了治疗发烧咳嗽，妈妈没有详细问，我们也不敢多说。但我一直想，妈妈是个老公安，一向明察秋毫，她会意识到吧？我们瞒得住她吗？

我们的心里，不同的声音在交织着：
还是要告诉妈妈吧！她应该知道……
知道了，又能怎样？不知道，还少些负担。
查还是要查的。
这么大岁数，别折腾了！
知道了，会不会更配合？

终于，今天，在游泳池边，妈妈发问了：“我是不是喉癌？”

我停了一下，看着妈妈，尽量平静地说：“不是喉，是纵隔。妈，有问题也有办法。”我说了“有问题”之后，立刻说“有办法”，重音强调的是：有办法。

妈妈听着，缓缓地说：“行啊，我都这么大岁数了，该走了。”

终于，妈妈自己说出了“癌”这个字，这个字，不再是我们之间的禁区了。

后来，妈妈主动和亲友说：“我得癌了。”

妈妈也许早就猜到了。

妈妈是个特别明白的人，在她身体出现种种症状的时候，她能不猜想吗？也许，在一个个不眠之夜，她曾苦苦猜想，然而，久久地，我们没有正面相告。

我女儿给我推荐了一个电影《别告诉她》。剧情是，一个华人家庭的奶奶患了癌症，家人选择瞒着奶奶，但在纽约长大的孙女认为，知道自己的病情是奶奶的人权，由此，文化冲突在这个家庭展开。剧情的来源是导演自己的家庭故事。

影片里的那些话，好熟悉啊：

“别告诉她。”

“告诉就毁了她的良好心情。”

“不告诉，是为了分担她的思想压力。”

这不是中国家庭里普遍的声音吗？在我们身边，癌症患者越来越多，亲戚间、朋友圈里，总会有病患家属。医生和患者家属之间有一种默契，通常首先和家属谈，再决定是不是和患者本人谈。多数家庭都会选择“不告诉”。